

談回流教育—母職、家庭照顧與博士進修的平衡

劉燕萍(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)

一般而言，完成教育後，成家、立業是這個社會認為理所當然的生命歷程，但回流教育在現在的社會中算是普遍，也是被鼓勵的。回流教育是指在職場的人，有機會回到教育體系中，完成自己的理想或是彌補在工作中所欠缺的能力。然而，對一個已婚、有孩子，而且有穩定工作的女性而言，當我提起進修博士班的時候，他人的反應是很不一樣的。在我考上大學以及碩士班的時候，別人的第一個反應是「恭喜!」，當我考上博士班的時候，長輩親友的反應是在感到驚訝後，問：「那你的工作怎麼辦?」、「小孩怎麼照顧?」...，對女性而言，在這個階段作進修的規劃，要考量的事情變多了，也變得複雜，進修不再是一件被認同的事，家庭成為必須考量的議題。

就讀博士班，未來從事學術教育與研究，一直是我嚮往的自我實現之路。然而踏入博士班，卻是在我已經踏入婚姻，擔任公務人員，而且已有二名才兩歲及一歲幼兒的狀態下開始。剛開始在生活中多了「博士生」的角色，生活變得非常紊亂，當時身為政府部門的社會工作者，經常必須利用晚上的時間到弱勢家庭進行訪視，或是夜訪其他生活具有潛在風險的弱勢人口。我的念書時間只有深夜，卻還得祈禱女兒不要在半夜醒來，否則我就無法入睡也無法念書。在學校的時間，因平常餵母乳，一開學我就面臨了集乳地點的不便利性。由於研究室為四人一間，我必須要趁其他同學外出用餐時，完成集乳的工作，其實是一個很緊張的過程。參加學術研討會也很不方便，大部分的研討會並不會安排集乳的空間，因為使用者確實是少數。為了兼顧集乳的需求以及不影響自己參與學術研討會的情境下，我便直接與主辦單位聯繫。也很幸運，主辦單位幾乎都會協助安排適當的地點。

社會工作系的博士班學生，大部分具有多年社會工作的實務經驗，也有許多是在職、已婚，需要育兒的。剛好我的四位同學中，就有二位和我的處境相同，一位是女性，也從事社會工作，有二位孩子，年齡跟我的孩子一樣大；另一位則是男性，有一個女兒，和我的大女兒年齡相仿。我們常戲稱自己是「育兒在職博班生」，彼此分享如何因應身兼多種角色的混亂。很有趣的是，男性顯然可以維持較多的念書時間，因為年幼的孩子在生活中比較依賴母親；而女性，仍是家務的主要處理者，並不會因為工作與進修，可以減少家務的分擔。在同儕中，我們也常討論工作與進修的取捨，男性的同學，雖然家務的承擔沒有這麼多，但仍然被期待是家中經濟支柱的角色...只能說，要在成家後，要兼顧進修、工作與家庭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在工作忙碌以及完成課業的衝突中，終究還是要面臨了取捨，但捨去任何一

個角色都會後悔。一方面想要給自己幾年的時間來完成博士班的學業，另一方面希望能照顧到孩子的生活，因此我選擇了辭去公職。當然我的家庭需要面對家中經濟來源減半的代價，這是個非常重大的決定。為了讓自己更有效率的進修，小孩上學後，我每天到學校，希望藉由學校與家庭環境的切割讓自己更加專注。下午 4:00 後必須接小孩放學，因而在下午時間離開學校。當我回到家後，我就是母親與照顧者的角色，家務與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工作，不會因為我的生涯抉擇而變少。研究一直放在心上，頭腦也會不停思考，偶然有一些想法，回到家後卻無法立即做思考與整理。回家後，換個角色生活，處理家務與照顧小孩，直到孩子入睡後，才重新回到我的課業。但照顧是一體兩面，與孩子的互動也是一種放鬆與生活的樂趣。

外子雖然沒有完全認同我繼續就讀博士班，但也尊重我的決定。在家中，我一直都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，年幼孩子對於母親的依賴通常也高於父親。過去的工作與家庭生活還可以切割，但博士進修後，很難停止對於研究精進的思考。而論文與研究的書寫，以及準備資格考，總是需要很多專注的時間，因此孩子的照顧需要與外子協調分工。於是我經常利用週末的一天到學校念書。當天下午先生會帶孩子到台大接我，一起陪伴孩子。孩子很喜歡台大的環境，除了騎腳踏車、觀察生態，還有他們愛吃的鬆餅。台大，就開始成為我們家庭日的休閒地點。寒暑假期間，我會帶著孩子回到娘家，讓先生有一段時間的「單身假」。

博士班有一個畢業條件是出國進行 3-6 個月的進修，出國的經費與家庭照顧的安排就是最大挑戰。先生一人上班，晚上回到家也很晚，無法一人照顧 2 個孩子，於是向任職的公司申請留職停薪。在幾乎自籌的情況下，全家陪著我到了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，完成了我自己從沒想過會完成的任務。在美國的生活期間，住在學校為有家眷的研究生所規劃的宿舍區。一方面，在社區中以及學校承辦國際學生的行政單位，都會為國際學生規劃一些語言以及當地文化的課程，對國際學生的生活適應上相當友善；另一方面，我每天在小孩上學後到所進修的研究中心，小孩放學後則直接參與社區的課後照顧方案。傍晚我則是到 COMMUNITY CENTER 接小孩回家，家務都是由先生在白天一手處理。

在美國短期進修的期間，常與在當地進修的台灣博士生進行研究與生活上的分享，由於獎學金的支持，在美進修的博士生可以專注在其研究領域，不需要再尋找其他兼職工作來維持生活。在台灣則沒有針對所有全職進修的博士生提供獎學金，提供的名額非常少。全職博士生的生活費來自研究助理薪資，及在外兼職所得。研究助理可視為一個教學相長的工作，除了跟老師學習一個研究計畫的執行，也增長自己研究領域裡的知識；若其他兼職工作花太多時間，將延長博士班的進修年限。因此研究助理的工作若足夠維持個人基本的生活，會減輕進修的壓力。

我的指導教授除了在學術方面的知識傳授，她非常願意聽我訴說家庭與學業的安排狀況，甚至是對於教養孩子的經驗分享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不會因為我需要兼顧家務與照顧而降低對我的要求，仍然非常堅持學術研究品質，並且藉由研究，為我們共同關心的弱勢群體發聲，而這也是我所期待的。

博士班就是每個階段的關關難過關關過，從修課、資格考、出國短期進修到論文口試皆是如此。在博士論文的資料分析即將進入結論的階段，根本就是用盡我在博士班所學，挑戰我的能力極限的過程。有好幾度是徘徊在回到職場過著穩定生活，抑或是完成學位進入我所熱愛學術領域的心理交戰。然而一路走來，我也逐漸在學術研究與家務照顧中找到一個平衡點，即便社會價值對於在職且育兒的女性的進修並不支持，但家務與照顧的協調，是女性生涯發展很重要的關鍵。

尤其對於已婚女性的角色，雖然是鑲嵌在家庭與照顧的社會價值中，但不論在甚麼樣的生命階段，進修生涯的抉擇應該受到社會機構的支持。博士班的進修是一個學術人才養成的過程，面對學業的完成與經濟生活的平衡，如何規劃一個有助於增強學術能力以及維持基本經濟生活的學程，甚至資源的運用，都是學校或教育機構可以思考的部分；個人方面，面對多重的角色，時間的管理變得很重要，學術工作與家務照顧是生活的二大重心，從這二大重心出發，在校的時候就專心於研究與寫作，並且在離開學校前檢視一天的進度；回到家中，轉變自己的角色，陪伴家人與孩子。而二大重心中有許多小重心，也有重要的排序，以及每天必須保留給自己的時間，例如論文。時間雖然被切割的，但每天掌握研究寫作的進度，讓自己在研究方面的情緒與壓力，不會延伸到家庭。當學業進入特別忙碌的階段，需要家人多花時間因應家務照顧時，事後也要給家人喘息的時間，彼此才能夠有生活的平衡。這些平衡，有助於修業的進度。